

老有所乐

□ 金洪远

舍近求远捡欢喜

几位熟识的老同事颇是不解：“放着家门口的菜市场不去，偏要穿过公园，舍近求远走两公里路去买菜，阁下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话倒叫我忍俊不禁。

居所对面便是沪上闻名的文化公园。老妻常道：春赏繁花，夏享浓荫，秋摘硕果，冬观翠色，更有一湖碧波常驻心间。家里有这般幽美的“后花园”，若不时常去走走，岂非辜负这人间美景？我漫步其间，但闻花香袭人，枝头鸟雀啁啾，脚步便情不自禁地轻快起来，竟似踩着弹簧般雀跃惬意。

我素有旧疾，医嘱“管住嘴，迈开腿”。初时自嘲：“脚步沉重，心情沉痛。”经年累月，行走日久，终至于如今步履有点小轻快。忽忆社区医院小朱医生妙喻：“老人腿脚，恰似久置的铁器——初用时锈迹斑驳，用得勤了反

倒锃亮如新。”此非“用进废退”之今解乎？诚哉斯言。所幸这些年血糖虽有起伏，倒与股市行情相仿——稳中有升，涨幅有限。谢谢多年这般“舍近求远”，恰似为身体的内外大循环，舒筋活血开了条通路。

尤爱光顾那临街肉铺。年过半百的店主总笑吟吟唤我“老阿哥”，一声称呼便叫人年轻十岁，不！二十岁！堪称“晨间补品”：桥头菜场更是妙趣横生：崇明女摊主吆喝芦蒿的“奥奇话矣”未睹其人先闻其声，让我也偷偷学着乐，至今这句是和老友逗乐保留的金句；东头牛羊肉铺的苏北老板下刀时那声“咔嚓”，与他口中“新鲜”二字一般呱呱松脆；执掌海鲜摊的人称阿庆嫂见我便夸：“老爷叔买菜最爽气，从来不讨价还价，有腔调。”银货两讫，她必俯身从塑料箱里抓出大把香葱相赠——这般做派，怎不叫人回头？

归途菜篮满载，时有邻人赞叹：

“真乃沪上好男人！”独隔壁刘鸿发兄常抱怨：“你这一受夸，可知我压力倍增？家中那位总拿你来数落我。倒叫我难做人了。”对此，我只能拱手莞尔。常言道一举两得，我却是三得：健步降糖、饱览春光、采买时鲜。

有邻居夸我聪明。其实，舍近求远并非我的创见，愚笨如我不过是亦步亦趋，如那歌里“月亮走我也走”罢了。楼下老林，才是聪明人，且是大聪明。古稀之年的他，每日清晨健步如飞，穿过公园绕道去菜市场买牛奶，且风雨无阻。问其缘由，他神秘一笑：那家是沪上老字号牛奶的专卖店，喝来味道喷喷香。后来知情者揭秘，他年轻时曾住在那家店对面，与老板娘是中学的同窗，而且是“同桌的你”。有人道破天机：这哪是买牛奶，分明是买一段昔日同学梦。

友人评我：你这舍近求远捡欢喜，倒叫你走出名堂来了。人生在世，慢慢自得，何必总是行色匆匆？于我老大不小辈，若体魄尚健，绕些远路，恰是为心灵辟条幽径。疾行缓步本无高下，然若只顾埋头赶路，怎知转角没有意外之喜？有时迂回前行，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忆当年

□ 严建华

军歌嘹亮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1980年11月25日，这首《再见吧！妈妈》歌曲，通过高音喇叭响彻整个井冈山茨坪。随着优美的旋律，我们26位井冈山儿女，身着崭新的军服登上大客车。当客车行至黄洋界时，波澜壮阔的云海在山谷中翻涌，如千军万马奔腾，刹那间心潮与云海共澎湃，这时不知谁唱道：“黄洋界上炮声隆……”，大家马上齐声合唱：“报道敌军霄遁”。

当晚，我们在永新火车站登上了绿皮火车。17岁的我第一次坐火车，心情十分激动。火车一路向东，次日深夜到达福州。我把被子摊开，垫背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一摸，原来垫背下铺的是稻草，在熟悉的稻草芳香中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嘘！嘘！”急促的口哨声把我们惊醒，在班长的催促下，大家迅速到门口集合。班长很快以高矮次序整理好队伍，我正好排在中间，排第一的是高大个，长得腰圆膀粗，排第二的是身高不低于一米八的细高个。全连整合完毕，值班排长带着我们向操场跑去。

把一个社会青年训练成具有基本素质的准军人要经过政治学习、站军姿、练队列、训战术、打靶、投弹等训练科目，还要培养整理内务等生活自理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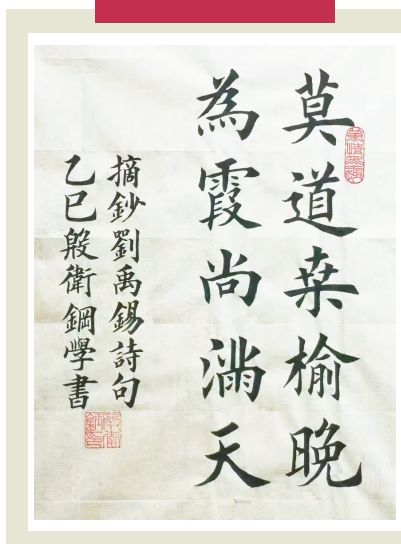
如果说世界上哪支军队最会唱歌，那么答案是非解放军莫属。

出操要唱歌：清晨，我们唱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迎接新的一天。饭前一支歌：每天吃饭前轮到我们班唱歌，班长手一挥，我们鼓足劲大吼，这时精神要饱满，眼神要坚定，要把气势唱出来。一般选择节奏感强、短促的歌，比如《团结就是力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等。训练回来要唱歌：经过一天的

紧张训练，我们疲惫不堪地回到营区。然而，即使再累，我们也要唱着《打靶归来》回宿舍。

警卫连的战士们那洪亮的声音仿佛带着一种威严的力量。通信营女兵多，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自然成为大家争抢着拉歌的对象。汽车队、维修队、农场的战友们各有各的特色。我们新兵连的战士们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警卫连率先发力，唱了一首《咱当兵的人》，担任指挥的连长高喊：“通信一连！”战士们接着：“来一个！”那声音如同雷鸣般在礼堂炸响，瞬间点燃了气氛。通信一连的女兵们也不甘示弱，女连长站出来指挥，女兵们甜美的歌声就像潺潺的溪流流淌开来：“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那清脆的歌声仿佛把大家带到了泉水边。

时光飞逝，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时光吞噬了很多记忆。然而新兵连三班的战友却时常浮现在眼前，昂扬的军歌常常在耳边萦绕。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殷卫钢 作

“巨龙车”

□ 侯宝良

上海解放后随着人口与建设的急速发展，公交车不仅线路扩展，乘客增加，早期也出现过像有轨电车一样的两节不相通的铰接式汽车。1967年上海客车厂采用解放卡车底盘装置，试制了铰接式客车，在客运量大的线路上，因载客多、运行成本低，发挥出显著的效应。于是满大街都跑这种长度18米，有前、中、后三扇门体量大的公交车，大家惯称“巨龙”。

铰接汽车，包括后来生产的铰接式无轨电车的确为上海交通解决了客运困难。但上海乘客众多，每天高峰时车厢迭出，即使最后一个人也扒在

车门口，不愿轻易下车。于是要靠车外人使劲往里推，才勉强关上门。如此大家也给出一个雅号叫“推屁股”。

为再挖载客潜力，就得减少座位，除了中间两侧铰接处的“香蕉位”（早先弯圆形，后来改成背靠背的单座），车内只设几个位子。于是“巨龙”又被大伙戏称为“大篷车”。满载时有一百几十号人了，连刹车都勿担心车辆惯性使人跌倒，有人测算过一平米里留有十二个脚印，足足站六个成年人。

随着地铁、私家车和城市化加快，运行了将近三十年的“巨龙车”渐渐退出了上海公交市场。如今我们坐在舒适的空调车内，有谁还会想起当年乘车窘态啊！

□ 蒋伟林

梅雨季，总想逃离上海。今年去哪里呢？我决定去山东，喝喝小酒，吹吹海风，岂不乐哉？

还是和去年一样，一人一车，尽情享受自驾的乐趣，与世界对话，体验一个人的宁静和壮阔。这一天的目的地是日照市，615公里。跟着导航一路北上，天空一点点变得亮堂起来。中午12点半出了高速来到日照市岚山区。窗外晴空万里，与日照的地名相当应景。

第二天中午赶到平度市，平度市政府的各行政部门都设在市民中心，中间一栋大楼是办事大厅，四周七栋楼房是行政部门的办公楼，非常便民。教育和体育局是合二为一的，在5号楼A区一至二楼两个层面。平度的教育始终坚持传统和创新，教育质量一直处在高位，高考的录取率和名校录取率在省内是数一数二的。看来平度的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着那份初心，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成就了伟大梦想。由于集中办公，各个局都免挂牌匾，门口进出自由，一点没有衙门的感觉，平和而有风度，很好诠释了平度的含义。

此行让人期待的，是与老友相聚。我来到威海荣成市，找到高总居住的那香海花园小区。这里地处威海和荣成两市的中间，南面环山，北临黄海，位置优越，空气中也闻不到一点海腥味，是个宜居的好地方，有不少青浦人在这置了房。放下行李后高总带我去海边看海。只见沙滩上的游人鸟泱泱一片，有的下海逐浪，有的在拾海贝，有的喂海鸥，有的堆沙雕，还有的在帐篷里睡大觉。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和巴西里约的城市沙滩，感觉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荣成出了好多名人，有开国上将三位，中将七位，还有“两弹一星”元勋。《人世间》的作者梁晓声也出生在此。

山东的最后一站是青岛，汽车沿着威青高速南行。太阳高挂，天气一点点变热，导航的手机架在仪表台上被晒爆了，弄得我一阵手忙脚乱。青岛来了好多次了，什么栈桥，八大关景区，五四广场，崂山，都不去了，去参观青岛啤酒博物馆吧。

啤酒博物馆面积很大，几乎占据了半条登州路。里面展示了青岛啤酒的历史，陈列了各个时期的酒瓶和标签，诉说着啤酒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隔着玻璃橱窗还能看到啤酒生产流水线和全自动包装的全过程。休息区还有不同口味的啤酒供免费品尝。

博物馆马路对面就是长长的大排档。在服务员的吆喝声中我选位落座，一个人开始大快朵颐。一番功夫，酒微醺，囍声起，一副十足的吃货相。

好客山东名不虚传。当我第一天踏上山东日照市的街头，看到电子屏幕上打出“本地车辆让外地车辆先行”的字幕，倍感温暖。这可能是全国绝无仅有的，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也一直徜徉在这种友好的氛围里。

在外八天了，似乎该回家了。山海之行，似赴一场精神饕餮盛宴，汇聚的力量足以抵御一切磨难，这就是行万里路的意义所在。

闲

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